

讀詞偶得

俞平伯著

俞平伯著

讀詞偶得

開明書店印行

得 偶 詞 讀

版初訂修月八年六十三國民

元一幣國價定冊每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發行者

代表人 開明書店
范洗人

著作者

俞平伯

印翻准不 * 權作著有

緣起

我不想說什麼開場白，但把這本小書突兀地送給讀者，似乎有一點冒昧，現在先轉錄當年在中學生雜誌刊載的起首二節，一字不易，以存其真。

「年來做了一件『低能』的事，教人作詞。自己尙不懂得怎樣做而去教人，可笑也有什麼方法使人能做，二可笑也；這個年頭，也不知是什麼年頭——有做詞的必要嗎，三可笑也。積此三可笑，以某種關係只得幹下去，四可笑也。於是在清華大學有『詞課示例』之作。本不堪爲人所見，乃住在上海的故人讀而善之，且促我爲本志亦撰一說詞的文章。這樁事情倒的確使我慚愧，使我爲難。

「我對於一切並不見得缺乏真誠，只因在文字上喜歡胡說，似頗以『趣味』幽默……爲人所知，這是很悲哀的。在這篇文章裏，我想力矯前失。就詞說詞，以現在的

狀況，論非但不必希望有人學，做並且不必希望許多人能了解。我的意思並不是說只要時代改變了，什麼都可以踢開；我只是說古今異宜，有些古代的作品與其體性，不但不容易作，甚至於不容易懂（真真能懂得的意思）。而且，不懂也一點不要緊，懂也沒有什麼好處；雖然懂懂也不妨。以下我所以敢對諸君隨意說話，即是本於這『懂懂也不妨』的觀念。若有人以爲的確『有妨』，有妨於諸君將來的大業，我唯有慚愧而已。」

時光過得快，已是三年前的話了。三年前後有什麼不同呢？自然不同。但怎樣不同，便不很好說，這就不說。——總之，是從「詞課示例」引來的葛藤，爲便於讀者打破沙鍋問到底起見，索性將該文小引亦剪貼之。可惜不是大衆語，但恕不改譯，以存其真。

「清華大學屬課諸生以作詞之法，既諾而悔之，悔吾妄也。夫文心之細，細於牛毛，文事之難，難於累卵，余也何人，敢輕於一試。爲諸生計，自抒懷感，斯其上也，效法前修，斯其次也；問道於盲，則策之下者耳。然既諾而悔之，奈功令何？悔不可追，悔彌甚焉！夫昔賢往矣，心事幽微，強作解人，毋乃好事。偶寫拙作一二略附解釋，以供初學隅反之資，亦野

芹之貢耳。詩詞自注尙不可，況自釋乎！明知不登大雅之堂，不入高人之耳，聊復爲之，竊自附于知其不可而爲之之義焉。十九年十月一日。」

有如「昔賢往矣，心事幽微，強作解人，毋乃好事，」罵得真痛快，不免戲臺也來喝一回彩。吾知這十六個字必爲此書他日之定評矣。

本來還想多說幾句，但爲什麼要做，做了又怎樣，都已交代清爽，就此打住要緊。所謂「得罷手時且罷手，」否則萬一弄到下筆不能自休的地步，那又是簍子。

三四年來頻頻得聖陶兄的催促與鼓勵，我雖幾番想歇手，而居然做完上半部，譬如朝頂進香，爬到一重山頭，回望來路，暗暗叫了聲慚愧。開明書店今日惠然地肯來承印，也令我十分感激。是正傳還是套話，總之瞞不過明眼看官的。如曰不然，請看下文。您看得下去，看不下去，我反正也管不着，總之，我不再說了。

二十三年九月。

目錄

詩餘閒評	一
一 釋溫飛卿詞五首	三
二 釋韋端已詞五首	三
三 釋南唐中主詞二首	三
四 釋南唐後主詞五首	三六
五 釋史邦卿詞四首	四九
附詞選	
凡例	五五
溫飛卿六首	五六

皇甫子奇二首.....五七

韓致堯一首.....五八

韋端已三首.....五九

薛昭蘊四首.....五九

張泌二首.....六〇

歐陽炯二首.....六〇

孫孟文一首.....六一

鹿虔扈一首.....六一

尹鶚一首.....六二

李德潤一首.....六三

馮正中十六首.....六三

李後主一首.....六六

晏同叔五首·····	六七
歐陽永叔七首·····	六六
晏叔原七首·····	七〇
蘇子瞻六首·····	七二
秦少游十三首·····	七三
賀方回十五首·····	七七
周美成十三首·····	八〇
三十六年新版跋語·····	八五

詩餘閒評

三十五年五月在天津工商學院講

吳小如筆錄

一 何以用詩餘不用詞？

詩餘不就是詞麼？爲什麼不直截了當說「詞的閒評」，而要給它換個名字，豈非不大好？所以要選這兩個字而不直接說「詞」，稍微有一點意義在裏面，現在先解釋一下。

第一，詞和曲是兩種韻文的體裁，但詞和曲又都是樂府上的名稱，就其文章方面說，則爲「詞」，詞者言詞之詞也；就其韻律方面的譜調來說，則爲「曲」。但詞亦謂之曲，如五代時的和凝，人稱他爲「曲子相公」。曲亦謂之詞，如北曲南曲別稱爲北詞南詞。這很容易使人誤會，把兩者混爲一談，所以不說詞而說詩餘，這是一個原因。

再者，古人說「詞者，詩之餘也」。宋以後詞已不是樂府，早已不能唱，換句話說，它早已和音樂脫離關係，變成文學方面一種長短句的詩了。我說詩餘，就爲了表示這個性質。

但爲了行文說話之便，有時我仍說「詞」，這是習慣一時改不過來。

二 最早的情形

下面我們來說詩餘的來源。一般人都好說宋詞元曲，好像詞是宋代纔有，曲是元代纔有。其實不對，我們應該說唐詞宋曲，不過最早的詞與文學無關罷了。它的起源，遠在它成爲文學作品以前，我們可以分爲三個時期：第一期純粹是音樂，第二期漸有歌唱，最後纔涉及文學，纔是我們現在所讀所作所欣賞的詞。最早是有聲無詞，類如曲譜，根本和文學不發生關係。這種譜子大約始於中唐，甚而更早，初唐時就有。第二期雖有歌唱，但也極粗淺，是用俚俗的白話作成的，大都沒有甚麼文學價值。敦煌石室裏就有這種材料。如況周頤蕙風詞話所引的望江南，有這麼一句，「爲奴照見附心人」這完全民歌的樣子，並且還有別字。

這怎麼算得文學？但可見唐代並非無詞，實在和文學的關係太小耳。真正文學的詞，是在唐代晚年及五代時產生，那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了。

三 詞調之特色及其演變盛衰之跡

詞是有調子的，它有一個特色，就是調子固定。比如說浣溪沙，調子永遠不變，你要作，就得按照着調子作，原來的形式絕對不許更動。調子既不能牽就文章，一定要用文章來牽就調子，所以叫作「填詞」。這一點很重要，因為由此造成詞之所以特異之點。比如文字方面，聲音的高下，都和調子有關，看其文詞，就可以知道填的是什麼調子，因為文詞一定要合律的緣故。

詞調也有變化的。從唐宋以來，曾經過好幾個時期。這種變化並非「文學的」，而是「音樂的」。我們可以由音樂的好聽與否，來決定詞的盛衰。這個理由極簡單，蓋音樂之好聽與否，乃視社會上大衆的愛好爲轉移也。至於它的演變，可分四個階段：

- ① 令——又叫小令，盛行在晚唐五代時候，即我們現在所說的小調。
- ② 慢——所謂長調是也，北宋初年開始發達。
- ③ 犯調——東拼西湊而成者也，北宋晚年纔有。

以上這三種算一類，都屬於自然的演變。

④自度腔——是詞人自己編的譜子，這到南宋時纔有。這一種單獨算一類。可見那時詞風已衰，社會上喜歡詞的人已漸漸少起來了。

何以大家不喜歡詞了？那就是因為新的音樂起來代替它了，所謂「曲」是也，這種情形很像皮黃的代替崑曲。（附帶說一句：曲最早始於宋代，南宋並沒有統一，北方的金朝當時戲曲已很發達了。所以我說唐詞宋曲，宋曲的真確性固不下於唐詞也。）後來蒙古滅宋，北曲竟取詞的地位而代之。元朝八十年工夫，就把詞弄得沒有了。這裏我們得一結論：就是藝術的——包括音樂文學——盛衰的原因，其性質是有關於社會性和政治性的，像上面所說，這道理就很明顯。

四 詞調失傳之故

詞調的失傳，也不是無因的。最普通的原因是當時詞調流行得很普遍，幾乎家喻戶曉。既然家喻戶曉，所以用不着人來記住它，因而最易失傳。比如民國初年盛行的五更調，

誰都會唱，所以用不着記，等時代性一變，會的人少了，結果就漸漸失傳。然而這一個原因還不夠；更主要的原因，實在由於當時沒有好的記譜方法。記譜最要緊的，一爲工尺，一爲板眼。工尺示音之高低，板眼示節之快慢，當時曲譜大抵只有工尺，沒有板眼，後人誰也看不懂，所以失傳。故姜白石的詞，雖然有譜也不能唱。

此外還有一個最大的原因。從唐到宋，詞的經過也有三百年，這裏面並非一無變化。新調一方面逐漸添多，舊調一方面卻漸漸消滅。添的有人注意，消滅則少人知，因而愈久失傳的愈多。比如說張志和的漁父詞：「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那一首，到蘇東坡時已不能唱，故易其詞爲浣溪沙，以便歌唱。由張志和而蘇東坡，這中間相去不過纔百餘年，已經有失傳的調子了。還有宋代詞調雖多，卻不見得都能唱，常唱的不過極少一部分。這個事實並不奇怪。現在常唱的崑曲也不過極少數的幾折。比如史梅溪有一首東風第一枝，張玉田說，「絕無歌者。」可見這調子流傳不廣，當然難免失傳了。

要知宋人和今人的觀點根本不同處就在此，當時人並不十分重視詞裏文章的好

壞，主要在看音樂歌唱是否受人歡迎，現在人既無可聽，便只好談文章了。

五 唱法與樂器

當時唱詞的情形，大約有兩種。（一）有舞態的，間或表演情節。（二）和歌，即清唱。其有舞態，如杜陽雜編南部新書記菩薩蠻隊舞，容齋隨筆說蘇幕遮爲馬戲的音樂。又近人劉復敦煌掇瑣有唐詞的舞譜，雖不可解，而詞有舞容則別無疑問。

至詞爲清唱，試引姜白石過垂虹詩即可明白。他說，「自作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小紅那時大約只是清唱，不在跳舞，否則一葉扁舟，美人妙舞，船不要翻了麼？

詩餘的樂器伴奏，張炎詞源裏記載得最明白。「惟慢曲引近則不同，名曰小唱，須得聲字清圓，以啞筆簞合之，其音甚正，簫則弗及也。」可見夜游垂虹，白石以簫和歌，只是臨時的簡單辦法，非正式的場面也。詞爲管樂，僅用啞筆簞或簫來合，與它的文章風格幽深凝鍊有關。北曲自始即是弦樂，故縱送奔放馳驟，與詩餘的情調大不相同矣，固不得專求之於文字，在此無暇詳述了。

六 詩餘在文學方面的情形

以下要講一講詩餘在文學方面的情形。大抵宋人會作詞的很多，不必專門家。古人生活太奢華浪漫，纔有這樣富麗堂皇的文學作品產生。北宋末年，詞風盛極。南渡之後，就差得多了，可以說是詞的第一個打擊。當然南宋仍很繁華，所以詞還可以存在。可是金朝戲曲已逐漸擡頭，詞終於先亡於北。而南方在南宋末年，也產生了南曲。詞於是成了古調，當時幾乎等於文學家的私有。在文章方面，看去好像進步，實則它的民族性早已消失。等到蒙古滅宋，它更受到第二個打擊，消滅得一乾二淨了。

詞的內容變化，也不簡單。最早完全是豔曲，專門描寫閨閣，如花間集上所載的作品。後來纔較為普遍，可以抒寫任何事物。北宋末年，更講求寄託，事實上已含有家國興亡之感了。大體說來，其特點可分為下面幾種：唐五代詞精美，北宋之詞大，南宋之詞深。

在作法方面也分兩種，一種是「寫的」，一種是「作的」。所謂「寫的」詞，大抵漫不經心，隨手寫得，多於即席賦成，給歌伎們當時唱的，唱完也就算了，只取乎音樂，無重於

文章。「作的」詞則是精心結構，決非率爾寫成。前者像蘇東坡，辛稼軒是，後者像周邦彥，吳文英是。「作的」詞精美居多；「寫的」則有極精的（往往比「作的」還精），有極劣的。說到這裏，我們更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讀詞不能只看選本。因為選本大抵只揀精的，不選壞的，而全集則精拙雜陳，瑕瑜互見。至於專門研究，那麼選本專集，自然不可偏廢的。

七 宋以後的情形——明清詞

宋以後詞的情形，人們大都不愛講。我以為這是不對的。現在我們大略談一下：

元代曲子盛行，詞不大行，這裏可以不談。明朝的詞，大都說不好，我卻有一點辯護的話。他們說不好的原因，在於嫌明人的作品，往往「詞曲不分」，或說他們「以曲爲詞」。因為「流於俗豔」。我卻要說，明代去古未遠，猶存古意。詞人還懂得詞是樂府而不是詩，所以寧可使它像曲。在作法上，這是可以原諒的。但我現在的意思，詞是代詩而興的新體，在文學方面說明詞究竟不算最好。

從清代到現在，詞已整個成爲詩之一體（這「詩」是廣義的），並且清代是一切